

第一章

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無，名天地之始；有，名萬物之母。故常無，欲以觀其妙；常有，欲以觀其徼。此兩者同出而異名，同謂之玄。玄之又玄，眾妙之門。

疏：

世間可以說明白的道理，都不是永遠不變的道理；那些可以形容並冠以名稱的事物，也不是永遠可以保存其名的。

所謂的「無」，它就是形成天地的源頭。

所謂的「有」，亦即萬物生滅變異的原因。

因此應當藉由「無」來觀察其深奧之處；同時從「有」上面去體會領悟出端倪。

「無」與「有」來自同一體性，只是名稱不同而已，一樣令人難知難解，玄妙深遠。

這箇玄妙深遠又再深遠玄妙的「道」，就是令天地萬物巧妙變化的門徑也！

解：

老子所指的「道」，非一般人所說的生活人情之道理，因為常人的道理會受人、事、物及時間、空間影響而改變，不是恆、常、不變的道理；同理，世間所有能以名稱形容的現象，也一樣不是永恆的。因為這些現象變化多端，一旦起了變化，就必須用不同的名稱來形容了。

恆常的真理——道，不能形容因為不是一般人能理解的道理。因為這箇「道」，既「無」且「有」，兩者同在。

「無」的意思是看不見、摸不到。天地混沌未開之前它就存在了。

「有」的意思是雖看不見、摸不到；但是有能滋養孕育萬物的力量在作用著。

這股看不見的力量，令宇宙運行、萬物生滅，依循著規律與次序在永遠不停持續著，謂之「道」也！

所以修學此「道」，須從「有」「無」下手切入觀察體驗，悟出道理。即此「有」「無」的真理，非言說、臆測能證得，故說其妙不可言喻，唯證乃知，是眾妙之門矣！

第二章

天下皆知美之為美，斯惡已；皆知善之為善，斯不善已。故有無相生，難易相成，長短相刑，高下相傾，音聲相和，前後相隨。

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，萬物作焉而不辭，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，功成而弗居。

夫唯弗居，是以不去。

疏：

天下人都知道「美」之所以能成為「美」的原因，乃是由於有「醜」存在才能比較；也都知道「善」之所以能成為「善」，乃是因為有「不善」的存在才能分別。

因此有、無互相轉化生成；難、易互相形成；長、短互相顯現；高、低互相充實；音、聲互相諧調；前、後互相接續。

所以聖人就是依此相對事物，悟得中庸無為道理來處世，幫助教化眾生時，不是口頭禪之言說而已。聽任自然，就像萬物生滅來去而不拒絕一樣，生成之後不占為己有、做了以後也不認為能幹、成功之後亦不自居。

正是由於如此這般的不自居及無所得，所以就沒有所謂「失去」什麼了！

解：

大家都知道世間的事物，都因凡人的眼光而產生相對的形形色色。聖人則不以為然，並體會到所以然，是故，對待一切不恒常的事物，不妄下定論，而採取所謂的無為中庸之道，方符合「道」的真理。幫助他人時，不用說教的方式，要像大自然之隨順因緣，來去皆不拒。

即使「有」的時候，也不認為自己擁有什麼；雖然作成了，也不認為自己很行、很能幹，而自居功勞。

就是這樣無所謂的不自居功勞，所以當然就沒有所謂的「失去了什麼」。真無所得者，即無所失也！

「道」者，如斯矣！